政工新视线·聚焦飞行大队教导员

初夏，东北某机场，一架架战鹰呼啸升空。与往日不同的是，坐在飞行教官后舱的并非空军飞行学员，而是飞行大队的“准教导员”。

目前，空军飞行大队教导员队伍中，有飞行经历的只占很少一部分。缺少对飞行的直观体验，有时会制约教导员对飞行人员职业特点和心理变化的精准把握，对充分发挥政治工作把关定向、服务打赢的作用带来一定影响。

为及时补上这一课，空军航空大学组织了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班体验飞行。57名参训学员被推到一线参训组训，他们分成6批以后舱飞行员的身份轮流升空一小时，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行速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观察视角。这种从飞行见证者到飞行亲历者的独特经历，为即将担任飞行大队教导员的政治工作者们带来什么收获，又给身处一线的飞行大队教导员们带来怎样的思考与启迪？

今天，政治工作如何跟上“飞行速度”

■本报记者 高立英

6月16日，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节日战备拉动。正在值班的飞行大队教导员杜俊超按流程进行细致检查后，目送飞行员沈浩登上战机。

陈庆顺摄

记者调查

副教导员张亚莉注意到了这则新闻，闯入脑海的，是加速和失速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第一次坐过山车，混杂着兴奋、刺激与焦灼。也许，新闻中的空军航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班体验飞行的学员们，感受也是如此，她想。

事实上，不管有没有体验过飞行，现任或拟任的飞行大队教导员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谈到“飞行速度”，以及这速度带来的时空疏离感和内心深处那几分焦灼感。

这焦灼感从何而来？如果你静心聆听，你就能从战机加速起飞的呼啸声中，听到“速度”的画外音：近几年，空军飞行员生源层次和录取质量大幅提高；歼-20、运-20、歼-16等新型战机相继列装部队；“金飞镖”“金头盔”等实战化训练“含战量”逐年递增；新一代军事训练法规和大纲，加速着空军训练模式的转变……

空军的发展在加速。发挥服务保证作用的政治工作如何跟得上这日益加快的“飞行速度”？今天，这张时代考卷现实地摆在了飞行大队教导员面前，并加速撞击思维深处，逼着人思考、创新、实践、作答。

体会不到飞行中的强大“推背感”，就参不透现实中的本领“恐慌感”

战机加速，推背感从后舱深蓝色座椅传导而来，窗外的景物开始加速后掠。这是空军航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班学员马彦军在体验飞行过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进与退，既相悖又统一。在工作实践中，随着训练模式发生转变，很多飞行大队教导员感受到了强大的推背感和“不进则退”的能力恐慌感。

施行新法规后，空军航空兵部队训练发生颠覆性变革，训练强度、难度、密度大幅提高，飞行和准备飞行成为常态，飞行大队开展教育时间进一步压减。一名只会按照“老套路”开展政治工作的教导员，因地因时灵活搞教育的本领不强，便会被飞行员“吐槽”。

这种尴尬，张亚莉也遇到过。上任之初，她就给自己定下一年学好技术当内行的宏愿。看航理书籍、学飞行理论、参加飞参判读……一年过去，能看轨迹、判飞参的她，有次参加飞行员技术研究时，还是说了外行话。女飞行员直言快语：“副教导员，你今天说的这话，有点像一个从没开过快车的人，要指导赛车手如何弯道超车。”

一名飞行大队教导员找空军“清华班”毕业的飞行员谈心。又是铺垫，又是迂回，可“开场白”还没说完，他就被这名飞行员善意打断。“教导员，这我都知道。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飞行员深入浅出，析事明理，教育者反而“被教育”。

思想把脉不精准、专业积淀不扎实、语言表达不接地，满腔热情像是泼向一堵无影无形又严严实实的墙，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这可能是时下不少飞行大队教导员的现实困惑。

飞行大队教导员究竟该怎么当？政治工作该怎么开展？

一名飞行员说：“政治干部是战斗力的服务者，而不是飞行员的服务员。这么说吧，像盐，少了寡淡无味，融了有滋有味。”

这句话，越咂摸越有味道。

盐与食物最佳配比方能造就美味，政治工作与训练也有最佳融合点

该怎么加盐？除了咸淡把握好，分量拿捏准，还要真正融入工作训练之中。

融，看似简单，其中却大有学问。

大项任务告一段落，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们要去疗养。坐在车上，很多人神经还紧绷着。教导员吴天知道，他们这是还没从任务中“跳出来”呢。

高铁站转车途中，吴天掏出手机，给飞行员们拍了一段抖音小视频。发到朋友圈，笑声很快荡漾开来。他们没意识到，这十几秒，也是一个随机小教育。

飞行看天，教育抓变。5月12日，眼瞅着天上乌云飞，飞行计划取消。回到宿舍，飞行大队教导员郭友江招呼几名飞行员围拢在一起。就一件事，大家掏出手机，刷刷热点新闻。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发布的《别以为马克思过时了，他准确预言了我们时代的病症》这个帖子，撩起了飞行员们的兴趣，甚至一个平时少言寡语的飞行员，也成了活跃分子。

短短十几分钟，一堂微型教育课就结束了。畅聊结束后，很多飞行员还意犹未尽：“这样搞教育确实新鲜有趣！”

食物与盐最佳融合，才能更好地唤醒人的味蕾。同样，政治工作与训练工作找准恰到好处的那个融合点，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在教导员吴天看来，微信群、朋友圈等新兴社交媒体，是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增长点。他随时转发军事新媒体推送的文章，下载抖音平台上人民网、共青团中央制作的正能量短视频，并自导自演教育视频，实现了“三五分钟听一课、三五步里受教育”。

对飞行大队教导员郭友江而言，随着训练模式的转变，传统的政治工作开展到机翼下，必须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5月上旬，旅里组织加受油课目训练，大队很多飞行员都是连续实施、密集起飞。他和航医把摸底把关和思想鼓动做到机棚里，融入讲评中，实现了与训练的有效融合。

融入工作和训练是目的，融入思想和情感是前提。张亚莉记得，刚到飞行大队面对几个女战斗机飞行员时，常为融入不了飞行员的“朋友圈”而苦恼。一个偶然机会，她投下的一粒“盐”，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那天夜航，繁星满天。凌晨一点，女飞行员梁潇归航。一下飞机，她就拉着张亚莉的手说：“今天我看到了流星！”张亚莉没有像以前那样简单嘘寒问暖：“真的？那你对着流星许愿了吗？”梁潇愣了一下，转而笑出了声：“哪顾得上许愿啊！如果能补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编队飞得更稳一些！”

那晚，梁潇望着夜空的眼神格外动人，张亚莉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当晚退场后她赶紧伏案，为梁潇写下了一首小诗《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是给我写的吗？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写诗！”收到诗后，梁潇看了又看，把它郑重地夹在笔记本的扉页。

那一刹那，张亚莉感到，一堵无形的墙拆除了。

不能像教练员那样指导赛车手超车，但可以当好思想的领航员

“政治结合技术”是空军政治工作的好经验好传统，也是飞行大队教导员的工作发力点。在空军这个高技术军种，不懂技术，就意味着少了话语权。

张亚莉“没有开过快车却要指导赛车手”被善意提醒后，她反思良久：新型战机技术迭代速度加快、武器加载增多、技术研究加深，掌握这些技术对飞行员来说尚需五六年时间。对于从未从事过飞行相关专业的教导员来说，在短期能研深悟透，能够与飞行员进行技术对话，实在难上加难。

经受这次挫折，使张亚莉认识到，教导员的教，不是教技术，而应当是教方法、导方向。如果身处飞行一线的政治工作干部，不能“教”胜战之道，“导”思想之先，就失去了价值所在。

换句话说，教导员尽管不能教“赛车手”开车，但要会给“赛车手”当导航。这就要求教导员学技术既要融进去，又要跳出来，避免就技术论技术，而是通过理性思考、深入探寻，摸到其规律和机理。

规律是由事到理的跃升，也是由理到事的指导。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广大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一起集思广益，在空战中取得辉煌战果，便是最好例证。

知古鉴今，空军已连续3年开展“实战化训练规律大家谈”活动，广大飞行大队教导员探索实战化训练规律和政治工作运行机理，总结出很多“金点子”。

作为规律的探索者和受益者，张亚莉除了继续学习新技术，了解新知识，还养成学习飞行哲学、从规律层面为飞行员写训练点评的习惯。

翻开飞行员的训练笔记本，常常能看到张亚莉的手写评语。对飞行员张瑜把找到“不知道”作为每次训练的小目标，她点评道：“知道自己不知道，才是知道的基础。”

知规律，奠胜局。5月份，研究确定参加空军“红剑-2018”演习飞行员人选时，飞行大队教导员王辉和大队长商量，特意派出了一名没有大项任务经验的年轻飞行员。

为什么不派精兵强将上场？很多人不解。王辉却心里有数，凭着对机组资源管理规律的理解，他认为，弱强搭配、性格互补更能形成战斗力。

果不其然。演习开始，王辉所在飞行大队第一个取得战果，这名飞行员表现不俗。

在座舱中看空天的视角不同，在地上与飞行员沟通的方式亦不同

这个例子，教导员吴天觉得蛮好，但又拿捏不准该不该对记者说。

前不久，大队正备战某大项任务。曾参加过空军专题节目录制的一名文艺明星专门录制了一条小视频，给飞行员战友加油鼓劲。

那段时间，针对任务的大强度专攻精练，令飞行员感到枯燥、紧绷。没想到，这样一段小视频，一下子让飞行员切换了心情。久违的笑容，再次挂在他们脸上。

在吴天看来，政治工作作为战斗力的一部分，也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行不行，就要看是否跟上了训练模式转变，同向而行，一起发力，从而提高战斗力贡献率。

正如这则十几秒的视频，没说具体任务性质，没有泄密之忧，却点燃了飞行员训练热情，而且显著提升了士气。

观念一打开，视野一开阔，就会“看见”。很多飞行大队教导员认为，政治工作也必须添上网络的翅膀，打破时空的间隔。

教导员郭友江所在飞行大队常分片组训，飞行员分散在天南地北。他利用旅战训综合信息系统及时汇总信息、交流情况，实现了“兵撒千里、工作在线”。

某飞行大队教导员赵瑞看见，体系作战成为未来主要作战样式的当下，政治工作同样不能各自为战。在空军“红剑-2018”演习中，他不仅发动所有人一起做思想工作，还在编发的《战斗小报》上，特意给蓝军其他部队留出了一个版块。

在空军“红剑-2018”演习中，导演组把政治工作纳入评分范畴。从定性到定量、从粗放到精细、从外围到融入，通过评估规则不难看到，飞行大队教导员们被推上了一个更高的考场。

第一次体验飞行的经历，给空军航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班的学员们提供了一种更快捷的“打开方式”。为进一步提升岗位任职能力，空军航空大学还组织他们到飞行训练一线代职锻炼。

“不上飞机、不飞上天，你就不知道飞行员在天上是什么状态。”来自航空兵某旅的学员苏万龙告诉记者，这些经历为以后工作中更好地履行定向、纠偏、鼓劲、督战职责积累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

视界不同，“看见”不易，但最关键的，是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正如这次体验飞行的“准教导员”马彦军所说，在座舱不能光顾着看仪表，向外看，才能看到空天无限。

版式设计：梁 晨

延伸阅读

一名“准教导员”的飞行初体验

■空军航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班学员 马彦军

“先做一组半滚倒转接斤斗，再接急上升转弯。”教官话音刚落，便是一阵天旋地转。感觉一块巨石压到我的背上，将我不断地压向舱底，呼吸也变得十分困难，窒息感一波接着一波向我涌来。

不知道是哪个动作，教官向左压杆压得很深，驾驶杆直接打到了我的腿上，我本能地想挪动一下左腿，但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

我试着抬起头向上看，天蓝色和土黄色在眼前交替出现。我努力想弄清楚自己在经历着什么，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头朝上还是头朝下……说实话，弄明白这些问题非常困难。

当时，我唯一清楚的是，我在体验飞行。现在，当我心平气和地回忆起那时的场景，还要尽量抹掉胃液从嘴里流出时的感觉。但有些感觉，一旦你体验了就忘不掉。

那一天，我们57名学员分成6批升空，每批有9-10人。我是第3批跨进座舱体验飞行的。

顶着正午的太阳，我钻进初教-6后舱。飞机座舱不算宽敞，各种很有年代感的仪表、电门、手柄，在不足一臂的距离内把人从三面包裹起来。我把双手搭在仪表板上檐，叉开双腿，生怕碰到其中任何一个仪表而影响这次飞行。

坐在前舱的教官操纵飞机，从滑跑到离地，也就七八秒的工夫，再经过几次爬升、平飞、转弯，大约12分钟后，到达了指定空域。

“现在我把飞机交给你，你来自己操作。”头盔耳机的隔音很好，轰隆隆的马达声并没有妨碍到教官的指令，“首先做一个向左30° 盘旋。”

我长舒一口气，紧紧盯住地平仪，按照之前在模拟机上练习的那样，左手扶在油门上保持不动，右手轻轻握住驾驶杆柔和地压向左边、略微蹬点左舵、修正好高度……飞机开始倾斜，身体也随之坠向左边，肩膀和后背上仿佛多了一些重量。

当地平仪坡度即将指向30时，我柔和地把杆回到中立，并不停地进行微小的前推后拉来保持高度。此时，我的眼睛在地平仪和航向表之间游走。虽然想起那句话：“Look Out(向外看)，因为敌人在座舱外”，但我真的做不到。

很快，飞机在空中画出近乎完整的圆，我立即改平飞机，30° 盘旋算是完成了。按照同样的方法，我又进行了45° 和60° 盘旋，动作上不免有些笨拙，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

真正的挑战来了！接下来10个特技由教官来操纵，其中有些是战术动作，过载瞬时会到5个G。“如果你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连着做，一旦想吐没办法张嘴，你就轻晃驾驶杆，我会马上停止动作。”教官嘱咐道，“先做一组半滚倒转接斤斗，再接急上升转弯。”

话音刚完，离心力就将我正常的思考能力抛出去了。2分钟左右，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大石头没有了，呼吸也能进行了，胃却开始翻江倒海，嘴里已渗出了酸水。趁着还能说话，我赶紧向前舱通报：“有反应了！”

等到状态好了一些，教官又间歇地做了后续几个动作，其中包括快速摆脱敌机咬尾的空战战术动作，以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失速尾旋。虽然很不舒服，但我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想，初教机5个G就把我折腾得不成样子，而先进战机进行大过载机动是家常便饭，飞行员又是如何保持清醒的呢？如果再置于瞬息万变的实战环境下呢？

做完最后一个动作，用力抓着仪表板边缘的手终于可以放松下来，那种酸疼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冒出来似的，大把大把的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满脸颊、湿透衣服……

我想，如果没有这次体验飞行，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飞行员在天上到底要面对什么。

想当一名优秀的教导员，只贴上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融进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飞机在滑回停机坪后关掉了轰鸣的发动机，耳边突然清净下来反而有些不适应。在走出座舱的那一刻，腰酸得厉害。上前迎接我的学员们热烈鼓掌：“好样的！”我说：“掌声应该送给飞行员！”